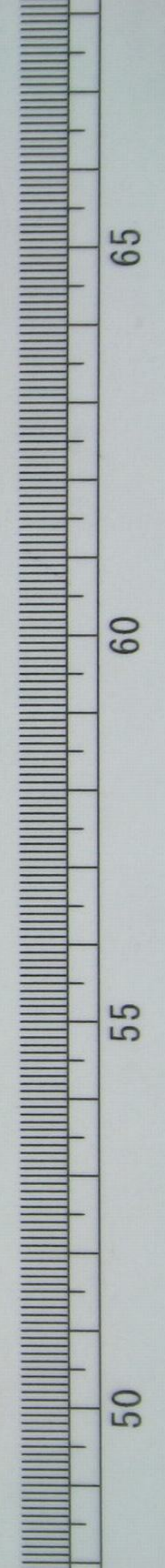


3-3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18



龍威秘書三集

歷代詩話八種

第三册

國朝詩人小傳卷二

鄭方坤

龍威秘書三集三册月

大西山房

010190608480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松文庫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嶠山刪訂

目次

卷二

東癡詩鈔小傳

考功詩鈔小傳

帶經堂詩鈔小傳

堯峰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目次

詩鈔小傳目次

蓮洋詩鈔小傳

遺山詩鈔小傳

青門詩鈔小傳

西陂詩鈔小傳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樂園詩鈔小傳

種字林詩鈔小傳

古歡堂詩鈔小傳

遂初堂詩鈔小傳

有懷堂詩鈔小傳

冰菴詩鈔小傳

山間詩鈔小傳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舍人詩鈔小傳

館山詩鈔小傳

陋軒詩鈔小傳

白濃詩鈔小傳

芭笠詩鈔小傳

突星閣詩鈔小傳

香草堂詩鈔小傳

笛漁詩鈔小傳

不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東癡詩鈔小傳

徐夜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為人更今名字
嵇菴又字東癡新城人爲考功王季木先生外孫而
西樵阮亭之中表兄弟也少讀書外家滄染風氣東
髮工爲詩年二十九遭世亂遂棄諸生茅屋數椽凝
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
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酌謝臯羽

墓裝回賦詩而返遂不復出康熙戊午巳未間

詔求巖穴之士有司將以姓名上達力辭乃免東癡
爲文章原本莊騷史漢工於哀艷五言詩以陶淵
明爲宗巉刻處更似東野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
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
下不及也晚景貧益甚阮亭司寇爲遺書邑令曰昔
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艸舍十數間
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
廉耻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草堂馮海粟煉泥

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吳人至今傳爲雅談今徐先
生篋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藿毳毼共之明公誠能
修式廬之典捐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
子者亦佳話也然當路終無知之者卒困頓窮餓以
死詩亦散佚無存司寇爲搜得百餘首編梓以傳王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王士禛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縉紳論交時號三王旣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懼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遊銀甲彈筆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嘆爲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

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辨辨血漬也蓋距大夫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贈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

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華路藍縷哲昆賓首庸焉此如東漢配天之業固歸光武而傾身結客實齊武王之首發其端也西樵性簡易豪宕作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無分耳蓋其托興如此當磨勘之獄解扁舟南下阮亭時爲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嘆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

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為定評云

帶經堂詩鈔小傳

王士正字貽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所尊為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潛焉出涕遂悟興觀羣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艸書又喜飲酒一回醉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蹟先生時年十一歲即應聲曰間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暑時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湖上下况逢新燕影

差池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有落
箋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爲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
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旣早
達因得棄帖括弗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
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
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先生年甫
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家旣從
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
有與文章著述相表裏者久之坐失出覓官卽日就

道歸里葺夫子亭別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後
七年爲辛卯歲瘍疾大作顛連床簀間自占一聯云
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
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
而使節所經遍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
其韻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
斷簡融液蒼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
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其象外之
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氣超乎鴻濛

言年八卷二
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
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
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
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
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
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
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
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
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嘆天人也

童而習之曰首紛如能無誦楊子之言而三嘆息也
哉

堯峰詩鈔小傳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峰之麓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歷官部郎會江南奏銷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主事以疾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粹於六經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而碑牒之作尤工海內翕然推之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之儒修明史大臣交章論薦

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

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總裁者難之再三請不已年餘竟予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終不作出山想矣鈍翁性十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卽詩文得失不少假士友相傳鈍翁喜罵人然坦率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俯首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爲之要自屏絕恒蹊羸秀有致淮上閭百詩每肆譏評謂僅可粧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涉

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窠臼而專以宋爲師於宋人中所心摹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間適話頭未免千篇一律口實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深直奉不祧之祖相與鑄銅事之昔宋玉不云乎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鄉曲之言存而不論可矣

蓮洋詩鈔小傳

吳雯字天章蒲州諸生所居曰永樂鎮有玉澗水唐詩人玉溪生故里也天章有異才雅工詩善參活句曾一應博學鴻詞舉已而被落依人遠游倚硯田爲生活亦士之失職不聊者也初天章至京師落落無所合新城王阮亭先生得其詩讀而駭嘆謂非輓近人所有目爲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舉示館閣諸公如所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河聲遏雷首雨氣下風陵至今堯峰上猶上堯

時日者計不下數十句葉訥菴學士大加擊節下直
卽命駕往昉詩名由此大噪先生又嘗語人云僕與
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固不乏然得髓者幾屬蒲
阪生其爲哲匠所心契如此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
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爲予代鈔百十紙審
視非完本卽諸摘勿亦多散佚然金薤琳琅亦何必
多之爲貴耶聞天下在都日獲古銅章篆鬱色河聲
四字大喜謂已所卜宅合當勝處後爲神界子謂蓮
洋詩鬱葱秀拔而齋泫澄深渺乎莫窺其上浹援卽
語作詩許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也河嶽英靈請卽
以名其集可矣

遺山詩鈔小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卽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樵蘇不與疊疊清談分韻閣題于噶迭唱非此族也卽剝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崔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爲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

經貢入太學嶠山徐立齋相國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卽籍甚聲名某甫就傅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觴爲先生壽阮懷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語座客驚嘆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賢能下士也又數年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已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

蓋中所易觀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卽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爲詩音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穫孫豹人同詣至極然漑堂刻意杜陵其率易頽唐處時亦闌入宋派遺山色蒼蒼爾詞磊磊爾才氣縱橫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真願與海內談藝衆共訂之

青門詩鈔小傳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
漚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卽隸籍學宮每試屈其曹
謂青雲可戾契致俄而奏銷案起絳謨除名時論惜
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詞鳴旣謝去舉子
業弗事乃益枕經蒞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
年泚汰鍛鍊粹然一出於正而文境高不可攀矣曾
一應博學鴻詞之召輦下諸先達如愚山阮亭健菴
諸公皆折輩行與交而迦陵竹垞冰修西溟諸君子

則又所挹袖題襟于喁迭唱者也久之報罷入太學
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媪猶逐
少婦為倚門粧耶遽束裝歸山人木好遊至是益縱
情山水光愛武林湖山之勝欲結廬於放鶴亭畔又
思營一舫載筆床釣具為浮家泛宅計所志皆未就
而宋公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
衣昆弟之好山人益觥觥耽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
賢之開府序青門集畧謂本朝章布之以古文名其
家者商邱侯氏寧都魏氏已耳山人起孤生不藉家

世黨援刻苦踣厲與之後先揖讓于壇坫之上如鼎
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徑未
化山人格高氣邁嘗觀海市于之罕窮炎漲于扶胥
而詩益雄肆奇偉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矧
然退舍也夫

西坡詩鈔小傳

西坡詩鈔小傳

宋肇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縣津山人商邱人為相國文康公冢嗣年十四以大臣子弟入宿衛扈從長揚宣曲之間善騎射聰穎慎密為

世祖皇帝所賞識逾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資錄用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遷刑部郎奉差權關贛州敷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召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龍之亂羽檄

詩鈔小傳西坡

去

日四五至人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某密謀聚眾以
應有上變者先生佯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畧卽夜縛
二渠魁斬以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
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剪除
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成清名上達及移節吳會一
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遂
以清靜無爲鎮之一切持大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
俊流盍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間清香畫戟蕭
閒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年治狀爲天下最此豈可

於蠲蠲爲官中求之者哉平生業詩爲專家老而不
休學者恒以漁洋繇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_二家
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旣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
之肆光怪瑰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
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
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
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尚書詩
論者要不無軒輊卽先生曾有句云繇津三舍避漁
洋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鴈行進也然當新城雷

言金剛經卷二
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
力能爲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陂一老別無替
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徐鉉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旣庭
徵君門旣庭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英
秀絕朱長孺見而奇之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
荆公定當激賞旣屢戰南北闡不利則襍被四出敦
槃縞紵徧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幙下絲竹堂前城北
徐公聲華籍甚歲己未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
擢高等者五十八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命
戚劉馬諸大將傳尤高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徒以

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歸里後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爲豫章閩越之遊篇章益富如是者又十年會

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 詔復原官兼有御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晚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年早歲體尚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雋相切劇格調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團扇無俟記室品題固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雅擅倚聲學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鮮有會寧都護官仇元吉用

金一餅購去題一絕贈之曰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與雞林國相市白香山詩西南夷弓衣織梅聖俞春雪句者何異因并記錄以志詞林之作話云

樂圃詩鈔小傳

顏光敏字修來別字樂圃曲阜人爲復聖夫子之裔
孫祖盾紹崇禎中知河間府城破自焚樂圃甫三歲
亦陷亂軍中乳母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
詞賦旣連取科第官近侍旋自儀部擢銓曹顧銳意
著述激揚風雅思成一家言以抗衡於韞退荔裳西
樵阮亭諸公之間曹升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寔左右
之東國風流霑丐海內今所傳長安十子詩者是已
新城公嘗語人曰吾鄉邇來英絕當讓此人獨步致

詞殊鄭重惜乎驥足初騁而飛光忽道年甫四十而
玉折蘭摧以死也不然使天而假之十年或二十年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格律計
益大進則當漁洋鷹揚虎視之秋以彼其才縱未克
鞭策羣雄主盟中夏亦豈肯低心下首以千里而畏
人哉樂圃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
水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猶
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
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

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
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服其篤論樂圃
詩無專刻予從十子詩畧中鈔若干首五言原本三
謝七古在李頎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
計甫草謂以此鼓吹休明卽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
瑟也當時咸以爲知言云

種字林詩鈔小傳

吳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
穎悟爲諸生有聲藝林灤州石學士視學江南拔冠
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

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用朝臣薦授秘書院中
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
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罷異至矣已由工部郎
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入德之號爲三風
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官意

坐劾罷歸既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
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謝之後乃復歸于揚有贈買
山錢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
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
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
坐臥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簞瓢屢空泊
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
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
能視因自號曰聽翁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

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選宋金元詩永行世足徵其得
力所自矣爲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優孟
韓蘇餽飭史漢者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與也所作
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毘陵女子日誦其
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爲秦七黃九復出故
又號紅豆詞人云

古歡堂詩鈔小傳

田雯德州人字綸霞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家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聱叟也由進士除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丞相掾在昔以貲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闢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日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爲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爲奈歔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遷水部膺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溫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膜子

八吟文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螯空讀南華第二
篇雉噫鳳嘆以是爲自悼之詞矣然姓名已爲

當宁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爲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
黔會不十年事也旣以憂歸服闋卽家起刑部侍郎
轉戶部以疾子告又數年卒先生少卽能詩官舍人
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下其議論沿波溯源
捨筏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知
尊奉之宋之歐蘇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
入昌黎之室而庸夫豎子概些窳抵牾之非也故夫

與社並峙者韓也善學杜韓者歐蘇黃陸氏也河水
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萬里而
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
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
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蘊先生壇坫之盛幾與
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抱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
薰籠上行固是李鄴侯一種標格山蘊則如鄭伯猷
之嘆崔陵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作洪鐘響胸中
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

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遂初堂詩鈔小傳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吳江人兄樾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棄諸生銳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懷紙吮筆矻矻窮年書未成而遭潯溪之難坐極刑以死稼堂以孱童慘酷幾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書庶可亢宗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爲儒宗則負笈從之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卽未能稱具體要亦不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冒

褚得薛者歲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之士

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既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闈稍抒所學矣徒以傲魄一世又褊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歸一筇一笠自放于山水之間近者三五百里遠或數千里鑿險絕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游草名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廬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仕

則曰退游蓋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鷗鵬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雲車風馬有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竒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實也稼堂之以游名詩其卽此物此志也夫

有懷堂詩鈔小傳

韓焱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學
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雋北闈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
一遂以文學受主知游歷清華超遷至太宗伯旦晚
且宣麻疾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
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時文大則
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若軀材小生率瞠目不解爲
何語及擬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閩之市
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沾丐

言金八傳卷一
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山斗矣詩名頗以文掩人
宰知者自序尤深致挹損之意然而刻露性情吐納
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
掩抑低徊不能已已固卓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
後無疑也先生間嘗語其門弟子曰吾貴爲尚書何
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萬卷書
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豈肯心心倪倪步武臺閣諸
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爲哉後之覽者可以興
矣

冰菴詩鈔小傳

王吉武字憲尹別號冰菴太倉人門第清華甲於江
左公生三歲不好美唯與之書一册則翻覆不厭七
歲就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
而句輒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翛然
吟諷不涉他事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
迓大吏意時相國遂寧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
保全良吏者數矣而瞰之者蓄怒於傍伺張之去而

言金人傳卷二
遂中以計典奪其位是時冰菴年始五十然難進易
退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佳坐手一編雜吟不輟如
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大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爲
周懸著先生冰菴少從之遊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
屑爲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固爲文章鉅伯以詩名
於時冰菴旣性嗜吟咏又胚胎前光遂世其學凡爲
諸生及宦遊所至無廢詩及爲郡遂一一行其所學
故溫柔敦厚入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其詩遠近胥
嘆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孫父子

兄弟人有集而毋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
輒命諸子女拈題分咏吳夫人爲第其甲乙標芳競
秀以爲笑樂旣嫁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
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閨閣唱酬擅婁江佳話
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白昌穀
鳳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樹標幟海內爭趨
拾瀋揚塵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六自是而婁
東之詩冠四郡藝林領袖輒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排
山聲律東江恒自謙不如冰菴也公無子養子安國

言金人傳卷二
爲諸生傳詩學

山間詩鈔小傳

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
孫焦獲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潔爲體
以清冷峭蒨爲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澁體昌黎所稱
作詩三百首窅然咸池音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
以顛榆司訓膺宏博徵所試賦纏纏數千言詩獨用
險韻授史職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
旣出知河南府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
其素所樹立然也初刻梅齋詩周櫟園先生爲之序

言金八卷二
迨遊匡廬得詩數十首而藥地老人題曰山聞蓋取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後
躬親判牘吟咏遂廢然海內稱詩者數大小雅材要
不能不爲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冰雪
清新新花藥擅時名文章吏治原難並垂老匆匆唱
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公之德業也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汪懋麟江都人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
著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旣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
少職間乃益肆力于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
言歲戊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
薦乃以刑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所撰著餒多
吏才尤明敏發姦摘伏一時驚以爲神一日禁中出
宮箋百番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
蛟門與焉衆謂旦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

歸歸三年遽以疾卒其臨歿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
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平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
吏閒蓋君充纂修未授職官西曹雅非所好而又未
竟其用彌留哽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爲文摹王荆
國而其所研練揣摩也于詩尤自喜嘗大會名士於
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揚解言欲盡祧開元大歷諸家
獨尊少陵爲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而下以次昭穆
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菴先生獨抗論與爭謂宋
詩頽放無蘊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子一言以

爲知奈何用偏詞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鳥皆拍拍
驚起輸攻墨守未審誰雌雄也然蛟門之贈徐詩固
云走也肆狂縱蘇陸間披瀉對君慚冠裳短衣不掩
髀往往奉良誨磨治到礫瓦豈非士各有志固不肯
帆隨湘轉人云亦云而服善虛懷未嘗不渙然冰釋
而怡然理順也韃材淺夫又何足以語此

舍人詩鈔小傳

馮廷槐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申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逼未得堅臥庚辰再入都一文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同在館閣晨夕過從共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渢渢乎笙磬之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者各賦

長歌七百言光怪陸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閣筆漁
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哀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
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
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霑殘膏而丐賸馥者幾于
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翕翕焚公卽號好
賢能得士而以禮爲羅要未能致之門下也舍人詩
隨年編次初授官爲京集校士於三楚爲晴川集溥
遊近幾爲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爲曹村集
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嵐雅者爲之

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
尚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猶深抱
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泠然論者比之斬新花
葉益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果正與宮贊
同其旨趣然官贊澄曼而舍人峭蒨固不妨分別觀
之

節山詩鈔小傳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
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
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
史諸公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
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熱
內慙噤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統緒之年旗鼓相當未
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爲忘年
交而企羨於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

行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爲京朝官所嫉時長生
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咨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
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
事者倚撫入奏各譴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
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閱孺人穉子馮
敬通相對霑襟玉字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
之遲暮寫楚客于離憂蓋不勝紈扇之悲而青衫之
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公方踞騷壇執牛
耳士之執贄于其門者稍獲獎飾片詞卽無不取大

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
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
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
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
吳劍虹其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只訝爲天上今日
方欣不路岐初日芙蓉更轉爲桑榆之晚照受命於
地詎松栢獨也哉

陋軒詩鈔小傳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洶爲濱海斥鹵之區鄉人以魚鹽爲業黽僮雜居習尚凌競野人一鶴孤鶩翛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葺明圭賓草萊不剪旁有野水虛明鳧鷖出沒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卽餅無儲粟弗恤也最工爲危苦嚴冷之詞所擬今樂府尤淒急幽奧皆變通陳迹自立一宗近代巖棲之作罕有過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

農大嘆賞亟招之至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爲之作序
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冠蓋來遊與邦君牧伯之以
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
次日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
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其爲魏野楊朴今取
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曷獨絕如蔡君謨品能仁
院茶如段田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如王摩詰夜
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寂初終一致
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聞于時而
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前說云
云先生蓋別有爲言之也

白澗詩鈔小傳

沈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在白澗水上因以白澗
自號少好學能文尤邃於有韻之言自弱冠時同里
吳梅村先生見其詩卽大擊節嘗寓書合肥龔宗伯
曰吾里中詩人近得毛生沈生毛生北遊沈生送之
以詩有曰毛生自是初相識莫便輕他十九人此與
唐人何以異哉其引重若此白澗家酷貧資腴脯以
養母吳門繆念齋侍講婁東王顥菴相國皆延致賓
館相與切劘文句爲筆硯交嘗挾策遠遊南至閩粵

北至充豫又一再至京師客王相國邸第與衆名士
刻燭分韻擊鉢立成清詞秀句名滿長安一時鉅公
顯人爭願羅致門下顧性愛閒澹不屑挾行卷干謁
秋風老屋襍被言歸枕經薛史陶然有以自樂其諸
古之貧賤而肆志者歟其于詩月鍛季鍊法律嚴細
蓋一以唐賢爲宗而不與時流誇多競險于詞句之
間婁東相國爲梓其集以行王冰菴太守稱其思沉
力厚歸於渾成性情盎然獨見真至唐實君吏部則
謂其粹然唐音上焉者追步少陵次亦不失長慶家
數兩公皆鄉里中繼梅村而推爲詩老者也白澣才
而不遇久困童子場後補諸生入鎖闈旣收復落久
之竟以詩人老云

芭野詩鈔小傳

唐暉宸字靖元毘陵諸生也性豪邁喜飲酒跣跋藝苑與古爲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僞蜀也慨然有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招夢魔諸篇率奇氣不可方物骯髒飛揚其寄托亦畧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厲然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歛侈者窄而弁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芭野體物瀏亮淵淵然聲

應金石其與牛鐸細響正自判若天淵

突星閣詩鈔小傳

王戩字孟毅漢陽人少工詩年十八九卽有集行世其遊嶽麓句云不借直踏寒烟裏麝香獨遊亭午時新城王阮亭先生見而嘆異又盛稱其池陽山行之作謂俶詭離奇光燄萬丈過歐陽廬山高遠甚湖自前明末季公安竟陵之派盛行如走酷甕如乘車入鼠穴如聽幽獨君冥語三湘七澤之間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如齊人之知管仲晏子蓋楚風之不競久矣嗣後一二鉅公昌言拊擊彼都人士乃稍稍旋

言金小傳卷二
其面目孟穀生稍晚雅不爲風土所囿迨壯遊京都
既得廣大教主以爲之師又與吳天章湯西厓諸君
子同聲響答和郢中之曲而題漢上之襟固宜其頓
挫瀏灑爲此道別張壁壘也孟穀獨抱一經長年旅
食癸巳甲午秋試髮種種尚踏鎖闈會一應薦舉之
召然卒無所遇其自序深致牢落之嘆僅有存者遺
集二寸許耳昌黎固云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
擲虛牝覽突星閣集者能無有感于斯言

香草堂詩鈔小傳

胡香吳字芋莊籍本新安後遷毘陵遂爲毘陵人少
治舉子業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
乃喟然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去帖括弗事
而專肆力於有韻之言窮源竟委變化從心蓋烹鍊
三十年而始卓然成家所爲詩善用僻事又每銘兩
三事在一句中如無縫天衣滅去鍼線痕迹爲騷壇
別開奧窔亦可云斬新日月而特地乾坤也少日事
壯遊所得金錢隨手散去晚歲貧不自聊嘗擬築香

言金小傳卷二
草堂爲息關計蹉跎歲月迄不能成憚南田羅飯牛
均與作圖而江石齋題其尾曰畫裏雲山供大隱意
中邱壑屬長貧亦可想其嶽竒歷落矣詩最夥不自
收拾歿後同里諸君子搜刻其遺集得若干卷

笛漁詩鈔小傳

朱昆田字文益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佳旣以
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益胥能
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
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爲灘濟爲澗
汶爲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太令之書眉山之策論
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益之詩才雄
鶩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胥胎
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遊每遊輒數年不歸

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
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
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弼中
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謏謏貧超宗之鳳毛爲也夫
益潦倒諸生中年僅視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嘆
而遺集猶得附名父曰傳人生誰工詎不樂有賢父
兄也哉

